

海上生明月(外五章)

□ 庞白

月亮在我们中间升起。天上的光亮,揉目光成影子,磊落,又神秘。中秋之夜,我没有听到月光瑟瑟的呻吟声,也没有听到桂花飒飒的碰撞声。

但听到一些来自海底的持续不断的声音,高低不一,长短各异,把握不住,似是而非。这些声音中,似乎有无数暗物,快速蹿动。

秋林无语

所有树木都不需要再次确认。它们何其相似。仿佛合一的树下,鸟儿低头觅食,蚂蚁爬过树皮,杂草四处蔓延……燃烧和寒冷相依相伴,温暖和死亡比肩而立。这集体无意识的原野,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山峰。无明亮,无黑暗,无邂逅,无错过,无悲悯,无欣喜,无惊讶。这里瞬息万变,这里千年不动。所谓天翻地覆,在此山林小道中,等同微风吹过高低不一的树林,等同一片树叶在微风中随意落下。等同天高云淡,北雁南飞——一声声低沉的呼唤,胜过万千马匹惊天嘶鸣!

遇见松鼠的下午

深秋午后,湿润远去,太阳站在大树上,给一只小松鼠搭桥。一个人,南方绿荫中,眺望。他越望越远,直到长久专注于茫茫某处。他知道,四季里一些大事件已经开始发散、淡去。而苍凉中的一点轻浮、一点凝重、一点渴望、一点不舍,还有红花,坡上的颜色……枯死的娇嫩,仍然抒情。它们妖娆而默默,好像初遇。

与秋相遇

夜色在初秋风中,慢慢硬了起来。赶在季节还未将冰霜印上窗玻璃前,把空气、雨、灯光、花朵,都暂且寄存别处。或者,全都忘记吧。包括那些经久不散的味道。可能还有别的。比如神、人类和命运。或者,一块石头。

秋夜

桂树上的花朵悄然落地;微醉的藤蔓和近处的野菊相互呼应;小兽的声音,细微而尖利。光阴泛白双鬓,而夜还在保守这个巴公之于世的秘密。雨水降临,掩盖流动;悲伤升起,收藏漆黑;暗雷滚来,击伤大地;大地无语,承受沉默。——此时,天上明灭的灯光,已被飞翔的灵感掠过。

云水谣

当高耸的夜空浮出微亮,晨曦从野草丛中升起,路边的石头就会说话了。好了,一生那么长,现在,只需记取春秋。别的日子,都已签字画押,卖给了前生。唉,季节还是一刻不停地更迭。别动,举起手来吧——向往事投降,向时光投降,向自己投降。包括天地。

月,又圆了

□ 南岛

泪水在集结,晚潮将涨睫毛,是两岸的荒草疯长风从深处,牵出虫鸣我的影子,是撑篙,太瘦月圆时,太重。天上一个水中,还有一个

也好,记得那年离家时娘亲连夜赶制的口粮,也像这圆月。舍不得咬一口好像一咬,娘就会疼怕咬完了,再也找不回故乡

现在,该够我顺流而下够我,过万重山而此刻,母亲一定站成村口那棵老槐,手里还提着一盏月亮

小启

本版邮箱
lijiaxuan66@163.com

悠悠流淌的三亚河

□ 吴松

三亚河是三亚人的母亲河。她日夜流淌哺育着两岸的人们,承载着一次又一次的三亚人实现梦想,记录着三亚这个小渔村演变成国际旅游城市的前世今生。这条悠悠流淌的三亚河已镌刻在每一个三亚人的心碑上。悠悠流淌的三亚河是儿时的游乐天地,是孩子们玩耍的天然所在。小时候,我们兄妹仨随父母居住在月川附中(现月川小学),我家的灶屋就建在三亚河畔高高的岸堤上。我每天醒来都会跑到堤上,呆呆地凝视着这条波光粼粼的三亚河,期盼着假期的到来。那时的三亚河河面很宽,水也不深,望眼过去感觉好渺远,自然成了孩子们的天然游乐场。终于等来了假期,孩子们三五成群涌涌奔奔向三亚河,他们有的打水仗,有的游泳,有的捉鱼拾贝。因为父亲不许我们下水,我和弟弟只能在河边捉螃蟹逮跳跳鱼。在欢快的嬉闹中在欢欣的收获里,这条悠悠流淌的三亚河完整地陪同我们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

十七岁那年,我考上了崖县中学(市一中)。学校紧挨着三亚河,通至学校大门的那条红土路就像三亚河的大堤,朝夕与河为伴。那时已经恢复高考,高考成了同学们实现梦想实现人生价值的独木桥。学习是同学们的第一要务。而这条悠悠流淌的三亚河成了青春少年的放飞地,承载着走向梦想的方向。早晚或者饭后,同学们漫步在校道边,河堤上,大声大声地背诵课文背单词,声音抖落在河面上会荡起碎碎的浪花,浪花很美!一再又一再,学子们踩着这条悠悠流淌的三亚河走向诗与远方。这条悠悠流淌的三亚河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海产。在那个物质缺乏的年代,海产品成了三亚人的重要食物。白天,渔夫带着渔网一头扎在岸上,另一头带扎在胸口深的水里,然后游水至离网有五十米开外的地方用竹杆拍打水面,随着声响受惊的鱼儿都争先恐后往前方逃窜,很快就撞上了网,有的在网中挣扎着,有的飞越鱼网。远远望去,好似一条上下翻动着白光的银线,特别扎眼。半是海水半是鱼,只要一网鱼就把那个大鱼篓装得满满当当了。有一天中午,我和二弟趁着父亲午休,悄悄地带门出去,拿着饭罐突向河边。一个捕鱼伯伯在打水赶鱼,我们站在条红土路就像三亚河的大堤,朝夕与河为伴。那时已经恢复高考,高考成了同学们实现

年人手臂般粗,我们帮着解鱼,把一条条生猛的鱼丢到岸上,网扯破了,手被鱼刺扎破了也全然不顾,那兴奋的劲儿就甭提了。等收完鱼收好渔具,捕鱼伯伯笑容可掬地拍拍我们的小肩膀,然后装上满满的一饭罐鱼让我们带回家。我们带着胜利品欢呼雀跃地回家去。晚上也是捕鱼的好时光。晚饭后,待月儿升起,人们就聚到河边,一根根竹杆牵着一个个圆渔网,上面均挂着一盏煤油灯。把网置入水中,鱼儿就冲着灯光来,不一会儿,提起竹杆,大鱼小鱼螃蟹小虾挤满了网兜,这叫灯光鱼。我有一位谊伯,是月川人,每次去打灯光鱼都满载而归,而他经过我家时,都会留下一脸盆的鱼虾。鱼虾太多吃不完,只好剁碎喂鸭了。

这条悠悠流淌的三亚河,是一部史书,记录着三亚的变迁和发展。半个世纪前,三亚市区只有一条路,就是现在的解放路,从崖县县委(现三亚市委)门口一直到三亚中心医院(农垦医院),路宽不过六米,两旁是银白色的沙滩。马路边,都是些低矮的砖瓦房和茅草房,电影院和百货大楼(也就三层)就是响当当的高大建筑了。在市区(原三亚镇)半个镇的居



五指山晨光(摄影)

邱永德

月照中年

□ 李晓

北宋某年的中秋夜,苏东坡喝酒喝得大醉,天庭月光亮如白昼,他几乎通宵未睡,在月光中思念弟弟苏辙,一气呵成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苏东坡在想像中欲乘风归去,但他又担心天庭的琼楼玉宇中高处不胜寒,低头沉思间觉得还是在这天地月光中行游人世最好。当我行至中年,感觉和这中秋季节的天地之气贯通了。中年月光,是我心之所灼的境界。人到中年,不再是灼热的太阳,是月光下,悠然打量这个辽阔世界。你看那月光,像撒在地上的盐,这是作家余华的想象,那月光是冷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的这月

光,带着寂寞,却也是一种美。月光属于宁静之人。这样一个中年男人,总喜欢在城里月光下漫步,穿过灯火幢幢的高楼,去郊外看那草叶上的霜。我很享受这种慢时光,觉得自己是城里一个奢侈之人。在一个中秋月夜漫步,前一段日子的沮丧,在月光如洗中烟消云散了。我忽地明白,不是所有梦想的卵子都能够受精,有那么多梦想的卵子,最后连一个蝌蚪也没有变成。我甚至觉得,有的梦想本无,只是奔腾的欲望而已。王菲这样唱:“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笼罩大地,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这给我带来安详的想象,黄昏的炊烟飘过后,是月光笼罩大地,那是人生的清凉安然。一些热烈的情感,在壁炉里熊熊燃烧后,也呈现出灰色的疲惫。当人生面对中秋月光,才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无言大美,人追求的一些身份往往是一种自我绑架,唯有失去才是通向自由之途。中秋,一个朋友来找我喝茶,我同他在湖边桂花树前喝茶,正好有月光浮动,我们沉默着不说话,仿佛听得见时间的秒针在风中滴答,而风中茶香,将我们淡淡心事全部浸透。一个人在年少时喝茶,就好比在生命的早春喝茶,似乎有一点做作的成分。到了中年再喝茶,或许才品得出茶的好味道,遇见了茶的魂。这一片能看见植物血管的细小茶叶,它在杯子里浸泡,婀娜多

姿地浮散开来,想起一个人,把自己缓缓地打开,生命之中的沉香,由此徐徐浮现。年少茶撞的时光里,你会看到一个人咕咚咕咚喝下茶水,喉结滚动,目光如电如炬。到了中年,一个人身体里散发出的气场,与漫山茶香轻轻碰上了头,是自然的愉悦的相逢。在茶香里,人淡如菊,显现出一个人的清瘦神态清奇骨相。中年人生,不是这样吗?有月光缥缈,柔软的水在崇山峻岭,险峰峡谷,心里只要有月光浮动,也会以一种柔和的姿态,融成你内心的好山好水。

中年月光下,世界对我徐徐打开了山水的屏风,月下人间,清流潺潺,岁月无恙。

□ 廖华玲

己所景仰的历史人物,李白皆以月亮为寄托情怀的对象:崇敬屈原,就说“屈平赋悬日月”;缅怀谢安,便写“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在政治上失意时,李白向明月倾吐衷肠:“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当李白苦闷彷徨时,咏月就是一种排遣解脱:“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在李白所有的诗歌作品中,与明月有关的诗作占了很大部分,或许可以这样说:没有明月,李白也寂寞。幸甚,正因为有李白的明月诗,我们的中秋就多了一个历史文化符号。

秋色如画里

□ 管淑平

伴随着草坪里第一只蟋蟀的欢鸣,夏天的脚步慢慢地远了,秋天的节奏已悄悄拉开。入了秋,日子似乎变得更有了品头。一波又一波的景色让人流连忘返。无论是阿尔卑斯山脚那金色的落叶松林,还是加拿大红色如火的枫叶,亦或者是在莫斯科红场外看着厚厚在风中飞舞的片片落叶如蝴蝶儿一般飞舞着,还是在那铺满叶儿的柏油道路上缓缓前行,都能寻觅到只属于秋天的踪迹。

是的,秋天给人的感觉总是唯美而不失风度的。阵阵秋风一旦欢快起来,竟连山谷里的枫叶也招架不住,它们像是喝多了女儿红一样,醉意醺醺,架似一团团火焰,愈发地夺人眼球。风儿有些微微的凉,吹在脸上,十分惬意,夏月的余味还未消,冬月的寒意尚早,秋天不知不觉中便调和了这一热一寒。日子一天天地变得静了下来,能聆听到岁月的呼吸声。秋天就是这样,清清爽爽,干净透亮。

秋天的天空是迷人的。蔚蓝的天空寻不到一丝云彩的痕迹,天是那么明亮,那么高远,那么深邃。抬头仰望,觉得秋天的节奏已从平坦的狂野飞跃到了高高的苍穹,轻轻地,悄悄地,将要弥漫一整个季节。望着天空,心扉也开阔起来,偶有那么几只鸟雀扑棱棱地拍打着翅膀从空中飞过,也会让你的心不禁幽幽地为一颤。自然的神奇,心境的升华,也会让人变得充实,变得格外的畅快和旷达。

秋天,应该是一幅流动着的鲜活的图画。远处的松林,与风儿两厢唱和,一声声松涛声就像是一首简约的秋日小调,歌唱着秋天的明媚与舒缓。近处的落叶随着小调节奏的不同,时而高,时而低,像一只只黄蝴蝶在这样的日子翩翩起舞。路两旁的银杏还涌动着生机,叶儿依旧含蓄地透着娇羞,但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浅浅的黄已悄悄覆盖了它的的身躯。

田野的稻儿也开始挂穗,枝头上泛起了一层层的金黄,从那海浪似的金黄中,能隐隐约约看到即将而来的丰收的喜悦。那琳琅满目的庄稼上,有岁月月满过的印迹,有农人古铜色脸上那历经沧桑后的从容和那饱尝风霜雨雪后的淡定。汗水从他们皱皱的额角滑过脸颊滚落在地上最后潜入泥土,但他们还是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仿佛往日的辛苦和窘迫都烟消云散。看着他们,我也深深震撼,幸福原来如此简单!

秋天来了,真的来了,轻轻地,静静地,不惊不扰……

白露清秋

□ 雨凡

从节气上讲,立秋的秋、处暑的秋都还挣扎在“秋老虎”燥热之下,唯有到了白露,才能感受到那种明净、爽朗的秋意。“白露为霜,秋日静好”,似乎浮现在萧萧落叶、晓风残月的杨柳岸边,以及深院梧桐的画面之中。

白露乃二十四节气之一,是气温渐凉、夜来草木上可见白色露水之意。以往在乡村,白露一过,清晨田间地头的蔬菜草叶之上,便布满了晶莹剔透的露珠,或平躺叶面,或悬挂叶尖,或流淌茎干,煞是好看。入夜,一丝丝沁心的凉意缓缓袭来,一阵秋夜凉如水的感觉便缓缓袭来。

李贺曾作诗:“月明白露秋泪滴”。可见,唐代的白露时节早已是晨露悬叶、雾锁重山的美丽秋景了。岁月飞逝,但月光仍如唐时一样皎洁、明亮,追忆历史也关照现在。然而,如今气候有变,要等到白露之时,秋日才迟迟来临。晚到的节气连同清冽如水的月色,刹那间裹挟秋风而来,漫天铺陈开去。白露锁清秋,缕缕月光如纱似水,在清新的空气中流淌,洒向那些被夏天烈日煎熬得干燥的万物,从此,风轻、云淡、天高、水长。

我曾在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里读到过这样一段富有想象的描述:“以心绪对应四季,秋天是从外面买一棵盆花回家的时候,把花搁在阔别了的家中,并且打开窗户把阳光也放进屋里,慢慢回忆慢慢整理一些发过霉的东西……”这样的场景,像母亲布满皱纹的笑容,绽放在黄昏里,不惊艳,却散发着温柔的光芒。

白露含秋,晶莹的露珠折射出诗意的韵味,兼有水墨的浓重与工笔的细腻。阳光虽明晃晃一大片,但不燥热,仔细分辨,竟见纹理,丝丝缕缕,照得行人心生暖意。

白露以它特有的方式和言语,释放着特有的季节之韵。闭上眼,贪婪地呼吸着甘若薄荷的秋意,纯净的露水清洗季节的脉络,令思维和灵魂从浮躁桎梏中重新复苏,一切憧憬都步向了丰腴和成熟……



金秋(摄影)

李昊天